

戴民(油画) 毕克勤

乐坛

盛氏小提琴之家

玉盟

1984年,中国的音乐界出了一件盛事。一个家庭的三代人十二把小提琴,同时出现在一座舞台上正式演出。这个家庭就是盛氏小提琴之家。

盛中国:中国交响乐团著名小提琴演奏家。盛中华:上海音乐学院教授、小提琴演奏家。盛中真:乌鲁木齐艺术学校钢琴讲师。盛中秀:广州乐团小提琴独奏演奏员。盛中光:南京市歌舞团小提琴演奏员。盛中龙:解放军海政歌舞团小提琴演奏员。盛中翔:江苏交响乐团首席小提琴手。盛中荔:中央广播交响乐团小提琴演奏员。盛中红:解放军战友歌舞团小提琴演奏员。盛中兴:全国音乐艺术院校小提琴比赛第三名。盛小华:盛中华之女、盛雪外孙女。盛洁:盛中国之女、盛雪孙女。

1984年4月24日,在国务院文化部、中国音乐家协会等单位的支持下,盛雪先生一家祖孙三代十二把小提琴在广州友谊剧院,历时一个月,演出二十七场,场场爆满,盛况空前,这在音乐史上也是罕见的。

我国第一代接触西方古典音乐的盛雪先生不仅培养了大批小提琴演奏人才,还缔造了一个优秀的音乐世家。盛中国说,正是因为父亲执着的琴声中浸淫,他渐渐对小提琴表现出超乎寻常的灵性。

盛雪先生在家进行的是典型的中国传统教育。

盛中国5岁时,向父亲行过拜师礼,开始练小提琴。此外,还要学中国传统典籍,盛中国六七岁时,《古文观止》已是烂熟于心。同时,他的生活是“军事化管理”,几点钟跑步、几点钟做操、几点钟练琴、几点钟休息,父母做了详尽安排并严格实施……

盛中国的妹妹盛中华6岁起学钢琴,本来学得很不错了,但父亲觉得她的小手小,不宜于在钢琴方面发展,于是9岁改学小提琴。盛中华13岁进入上海音乐学院附中学习,因成绩优异被破格跳级直升本科,并进入苏联小提琴家别里杰指导班学习。“文革”后,在上海、北京、天津、南京、杭州、厦门等地举办个人音乐会,直到1992年以艺术家的身份定居挪威。盛中华定居挪威后,经过多年的静思、研究、学习,在演奏、教学上又有了新的发展,并不间断地演出,成为深受国外观众喜爱的艺术家,每一次演出后,观众都是全场起立鼓掌,被称为“世界级艺术家”。从去年开始,精力充沛的盛中华感觉她要在有生之年将自己的艺术回报祖国,为喜爱音乐的同胞献上高水平的精神产品。于是她打点行装,约上挪威青年钢琴家乌列一道,相继在上海、南京、杭州、沈阳、大连等地举办个人音乐会,一路轰动。我们期待盛中华在河南省艺术中心演出成功。

绿肥红瘦

蛇趣 (1)

陈永坤

蛇城:意大利的哥首洛城,气候温暖湿润,生活着各种各样的蛇,男女老幼都会摆弄蛇,有人以贩蛇为生,儿童的玩具是蛇,饭菜中有蛇,看家守门也用蛇。每年蛇节,家家户户把蛇放出来满街爬行,蛇到谁家,就被认为“福气来临”。走路人手上都要拿着几条蛇,以表示节日的祝贺。他们礼尚往来也都以好蛇相赠,故有“蛇城”之称。

蛇赛:在美国西部,每当一年一度的赛蛇日到来时,远近上百里驯养的蛇“选手”来到赛蛇场地。比赛规定,参加正式比赛的毒蛇必须先将毒液取出;身长超过2米的蛇不得参赛;先到达终点为胜。胜者将赢得1000美元的奖金。

蛇村:埃及首都开罗市郊,有个名叫阿布拉瓦土的小村,生长着无数的各种蛇类,村民们爱蛇如命,人蛇同居一室。人们以养蛇数量多引以自富和骄傲,他们用蛇皮制作乐器,用蛇逗孩子,女人们把花蛇缠在手腕上做装饰品,好像一个花手镯。

蛇保姆:巴西人的家里普遍养着3~6米长的大蟒,如同喂猫、喂狗。巴西热带森林里毒蛇特别多,这些毒蛇怕蟒。所以,当地居民就把这种蟒养在家里,让它警卫住宅和照看小孩。当小孩在外边玩耍的时候,巨蟒寸步不离相伴,保护他们不受毒蛇和野兽的攻击。

随笔

鹤羽春霄去 鹅翎恰俨然

游广西鹅翎寺记

王建章

鹅翎寺坐落在广西壮族自治区荔浦县城南3.5公里处一座具有喀斯特地貌的山洞里。据《荔浦县志》记载:“岩(溶洞)有两层,高百丈,第一层有石状如鹅,洞中滴水如乳。石刻题咏甚多。旁有小洞名龙岩(溶洞),每遇荒年,雨雨辄应,八景中曰‘鹤翎应祷’。”明朝诗人刘大业描绘道:“遥睹鹤翎恰俨然,果如人语不虚传。羽随黄鹤春霄去,形在白云深洞眠。五岭翱翔踪已回,四时还往影堪怜。几回把酒闲登眺,疑遇岩中采药仙。”这大概就是鹅翎寺寺名的由来。

鹅翎寺在我国南方属于名寺,始建于唐代,距今一千多年。据《六祖坛经》记载:唐代高僧六祖惠能大师曾到鹅翎禅寺隐居传经数年,六祖惠能大师德高望重,研修佛道,种善根、积善行,开创了中国特色佛教光辉与成功的祖师禅,深得女皇武则天天的赞赏。唐朝神宗元年(813年)唐皇下诏书,礼请六祖惠能大师到朝廷供奉,并奉送磨纳袈裟和水晶钵,并令韶州刺史为其修造寺庙,赐六祖惠能大师旧居为“国恩寺”。六祖惠能大师圆寂后,其舍利至今仍保存在广东韶关南华寺供广大信众敬仰朝拜。因此,鹅翎寺得此机缘而在海内外名声大振。关于鹅翎寺的由来还有一个美丽的故事:相传宋绍兴三年(公元1162年)夏天大旱,禾苗枯死,村民在岩内筑台祈雨。始时,红日炎炎,热风袭人。待焚香祈祷时,突然岩顶雷声大作,顷刻间大雨从天

而降,继而遍及全县。秧苗得生,百姓得救,于是人们感念苍天依岩建寺,也就有了今天的鹅翎寺。听着这美丽的传说,行进在这座古寺里,一下子拉近了天与地、神与人之间的距离,使我感受到天宇间一种从未有过的温馨。鹅翎寺是顺山循洞而建,在第一层大洞里筑有大雄宝殿,置释迦牟尼佛诸神像。洞口上方有一钟乳石形如鹅自高空而落,栩栩如生。洞之深处有一乳石状如神龙,龙鳞隐约可辨,而且见身不见首和尾,还配有龙床。陪同我们的一位僧人介绍说,文化大革命时期这里惨遭毁灭,岩洞成了存放炸药的仓库。沿着阶梯步入第二大溶洞,洞内建有观音殿,塑有观音像,洞中岩石呈黄色,晶莹剔透,再配以各色灯光,给人一种神秘的感觉。在洞壁的右上方有一小拇指粗细的孔,幽深莫测,谓之“出米洞”。相传,此洞原来只有米粒大小,能出米,每餐按在寺中吃饭人的多少出米,人多多出,人少少出,不多不少刚好够吃。后来有个贪心之人,用凿子把洞凿宽,想让它多出米,结果反而一粒米也不出了。在观音殿的右侧有一小洞,称“小龙岩(洞)”,洞口上方刻“龙洞”二字,两侧刻一副对联:“松鳞变化身成玉;石骨开张颌有珠。”洞壁上的龙鳞清晰可见,洞内两颗龙珠圆洞可爱。后洞又有一联云:“洪福福地;空空洞洞天。”可谓游人感受的高度概括和美好愿望。在鹅翎寺游览之

际,正逢主持释圣果法师带领寺里僧人和信众午时诵经之时,他们一个殿一个殿地诵,一个洞一个洞地诵,因为寺院处于半山腰,每迈进一步不是登高就是下低,在整个寺院转一圈诵一遍经,决不是轻松事。我就发现有些体质差的人满脸是汗大口喘气,但仍念念有词,十分虔诚。

1988年,台湾大法师释若晖回乡探亲,将其多年供养得来的80多万元善款捐给鹅翎寺,世界体操王子李宁和父亲李世波等也捐出巨资,再加上县政府拨出专款,鹅翎寺才得以进行真正意义上的修复。新建了两层僧侣住宿楼、三宝殿、文殊殿、观音殿、玉佛殿等。释若晖大师(俗名黄茂克)是荔浦县人,今年90多岁,他主张佛事人员要爱国、爱民、爱教,救民于火、救难于危,深得海内外僧众的爱戴。现任鹅翎寺住持释圣果(俗名黄带勤)毕业于福建佛学院,是释若晖大师的侄子,深得大师的真传,在佛界有很高的威望。

参观完鹅翎寺,正逢寺里午斋,陪同我们的那位僧人邀请我们用斋,因为行程安排紧张,只好告辞。在返回的路上,我突然想起了大悲咒柱子上那副楹联:“自在观,观自在,无人在,问此时自家安在?知所在,自然在;如来佛,佛如来,有将来,有未来,究此生如何得来?已过来,如见如来。”越琢磨越难悟真谛,难道佛界与凡间都是如此费琢磨?我默然。



夕照威尼斯(水粉画) 梁世雄

新书架

《白领理财日记之玩转钱规则》

李焯

上班族:物价飞涨你的工资还hold住?今天,你兼职了吗?下班回家,你是否还在重复“那些年,我们摆过的地摊”?炒股票你是否还在高高站岗;炒基金你是否鸡飞蛋打;炒楼,好吧,是的,炒楼,你是否被房贷压成了奴……还有黄金,期货,收藏……这些年,你挣到钱了没?被套是痛苦的,解套是如释重负的,盈

利,那是神话吗?创业真的好艰难,功成名就大英雄,从此汽车洋房和存款,光鲜背后谁知我心酸!你挣到钱了,你现在是有钱了。让我们写一些平常的生活琐事,你的生活支出是怎么合理安排的,你是如何开源节流的,你的消费与通胀齐飞了吗……如果你还是单身,你是如何开源节流的,如果

你已成家,你是如何进行家庭理财的……我的梦想。“我要在这个城市待下来”;“混不好,我就不回来了”;“我要挣到钱娶漂亮媳妇,风光光地回去”;“我要挣大钱”;“我要开公司”……聚焦都市小白领的喜悦哀乐,分享理财故事,这就是《白领理财日记之玩转钱规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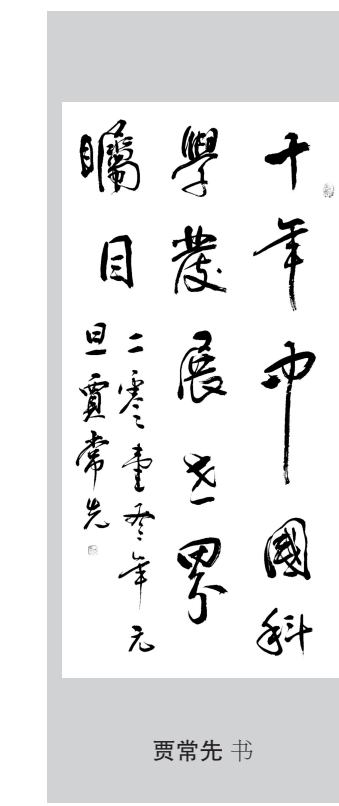
博古斋

蔡京与宋“四家”

夏吟

王安石为相时,推行青苗、免役等法,时为进士的蔡京以拥护新法被任命为开封知府。神宗死后,哲宗继位,高太后听政,用司马光为相,废新法,复旧制,蔡京又积极响应,受到司马光赞赏,升为户部尚书。高太后死后,哲宗亲政,用章惇为相。蔡京摇身一变,又成为章惇的座上客,积极出谋划策,推行新法,哲宗死,弟赵佶(徽宗)继位,向太后当权,再度废新复旧,蔡京因是章惇密友,被贬居杭州。后供奉官童贯奉旨查访天下古玩珍奇到杭州时,蔡京竭力逢迎贿赂,进献书法,古玩给徽宗,徽宗遂任蔡京为相,蔡又举童贯为宣抚使等职,勾结为奸。向太后死后,蔡京鼓动徽宗打出绍述新法的旗帜,行搜刮天下之实,使北宋江山奄奄一息。蔡京还网罗党羽,打击异己,把司马光等元老老臣百余人定为

奸党,他曾竭力巴结的章惇等变法派也被他贬逐了。蔡京恶贯满盈,遭到朝野谴责,天下人称之为六贼之首,被徽宗罢相。但其贼心不死,专善逢迎徽宗的享乐欲望,因此不久又起,罢起者数四,最后兵金南下时,他以重臣携全家南逃,被宋钦宗赐死岭南,结束了可耻的一生。蔡京的书法很有名气,特别是他为相时,其书法备受推崇。他的书法与米芾相近,而劲健过之,沉着豪迈,流畅媚丽。《水浒传》中吴用说的:“如今天下盛行苏东坡、黄鲁直、米元章、蔡京四家书体——苏黄米蔡,宋朝四绝”。然而,蔡京品质恶劣,是历史上有名的奸臣,人们就把他的名字从宋“四家”中剔除,换上人品高洁但书法颇“传统”的蔡襄了。可见艺术史上对艺术家人品的选择也是极为严格的。



贾常先书

药不然端起杯茶,稳稳道:“咱们接下来,就等吧。”老警察设下连环局。过了一个多小时,我搁在茶几上的大哥大响了,里面传来黄烟烟的声音:“目标锁定了,速来。”然后她报了一个地址。

我和药不然直奔黄烟烟给的那个地址而去。我们仨飞快地冲进院子,隔着玻璃看到屋里的情况。屋里那人正是刚才五个掌柜中为首的孙掌柜。孙掌柜正拿着放大镜,聚精会神地对着一个精致的瓜形笔洗琢磨。药不然推门进屋,孙掌柜听到声音,这才抬起头来,一看是我们,吓得赶紧要把笔洗藏起来,手一颤,差点没掉到地上。药不然道:“哟呵,北宋的笔洗,孙掌柜,发达了啊。”孙掌柜顾不得质疑我们为什闯门,起身连声解释道:“祖传的,祖传的。”

药不然一屁股坐到对面沙发上,悠然自得地说:“您莫着恼。你们沈阳道上的事,哪怕闹翻了天,哥们儿我也不管。我们路过宝地,是想请你捧个人场。”

“您说您说……”孙掌柜借着这个机会,把那个笔洗偷偷藏到身后。“开门见山吧,我们想找付贵。孙掌柜能不能给我们指条明路?”

“你们找他干吗?”孙掌柜反问。

我一听,和药不然对视一眼,心知有门。药不然道:“这您就别管了。”孙掌柜还想挣扎,药不然脸色一沉:“我说老孙,出来混,义气最重要。你不讲义气,哥们儿可就也不讲了。”

孙掌柜一听,颓然坐在沙发上,半晌才喃喃道:“其实……我根本就不想,这主意都是付贵出的。”原来在一个多月之前,付贵带着这个北宋钧瓷瓜形笔洗找到孙掌柜,说自己准备金盆洗手,想弄一笔钱就出国隐居。孙掌柜见到这宝物大为震惊,想盘下来。可付贵不肯让,说这东西拿出去肯定轰动,会惹祸上身,所以想用别的办法弄钱。于是孙掌柜和付贵商量出一个计策,付贵出面,散布消息说有人要出手一个钧瓷笔洗,以他的人脉,很快整个沈阳道的人就知道了。孙掌柜借机策动几个大掌柜的,说这东西既然谁谁都要,为策公平,不如开个审货场,几个掌柜都同意了。

审货场的规矩,参加的人得交订金。订金虽不多,但参与的人很多,

合在一起也不是笔小数目。按照事先约定的,付贵拿了订金,又从孙掌柜那里拿了一大笔钱,跑了。而孙掌柜拿到了笔洗,偷偷藏起来,等风头一过,再悄悄出手。

这计策听起来两边都不吃亏,而且最大的风险还是付贵背着,所以孙掌柜心里一直踏实。可自从药不然说了那几句关于蚯蚓走泥纹的话以后,孙掌柜开始担心这会不会是圈套,一从旅馆出来,就直奔回家研究,结果被抓了一个正着。

“所以你们问我付贵在哪儿,我是真不知道。他把笔洗给了我,拿着钱就跑了。”

线索到这里,似乎断了。我忽然开口:“照你这么说法,那个笔洗的原主人——就是那个被付贵欺骗的老太太——也是假的喽?”

孙掌柜道:“对,那是付贵找来的托儿。”

“她家地址你么?”我问。药不然和黄烟烟同时眼睛一亮。

孙掌柜犹豫了一下,给我写了一张纸条。我们按图索骥,很快来到那老太太的住所。陈老太太住的是三号楼二单元,楼道里采光不算太好,很狭窄,又被自行车、腌菜缸之类的占去了大部分空间。

正对着楼梯口的那家,就是陈老太太住的地方。

我跟药不然分别站在门两侧,让黄烟烟去敲门。黄烟烟轻轻敲了几下,屋里过了好久,才传来脚步声,一个苍老的声音从门口传来:“谁呀?”

“您好,我是街道办的,国家最近要做城镇人口普查,我上门来了解一下情况。”

那个冷若冰霜的黄烟烟,此时居然改了一副热情活泼的口气,俨然一个来街道办实习的女大学生。我没想到她居然还有这演技。

门开了一半,一个老太太警惕地探出头来,看到门口居然站着三个人,吓了一跳,就势要把门收回去。黄烟烟满面笑容,一把攥住老太太的手:“您辛苦了!”老太太被她突然抓住手,缩不回去。我和药不然一看机不可失,一脚伸进门内,把腿一别,门当即被拉开。

“你们干什么?入室抢劫?”老太太惊惶地嚷道,想挡住门口。可她哪拦得住两条壮汉,我们轻轻松松就闯了进去。药不然还忙里偷闲地喊了一声:“警察!统统不许动!”

连载

叶霓一开始没有明白他在说什么,皱着眉看着他们,猛然间她意识到:他们以为浦诚忠是她的父亲!

她脸色涨得通红,又气又恼,使劲瞪了那两个人一眼,转身上车急速地离去。

两个修理工不明所以,也不以为意,拿出工具打开位于室外的中央空调,“乒乒乓乓”地修理起来。

过了一会儿浦诚忠起床了,他帮晓麟做好了早饭,爷俩一起吃了饭,然后一起出门去校车点。看到工人在修中央空调,浦诚忠就跟他们打招呼。那个人说:“我们今天活多,所以一大早就来你们家干了。你送你孙子上学啊?我刚才看到你女儿上班去了。”

浦诚忠脸色变了变,还没等说话,晓麟大声回答说:“他是我爸爸,不是我爷爷,上班的那是我妈妈!”

那人愣了愣,挠挠头,有点不好意思起来。

浦诚忠面露尴尬,他张张嘴想说什么,终究什么也没有说出来。

浦诚忠在家里沉思的时候,叶霓正坐在体育馆里的凳子上垂泪,菲利普在一旁低声安慰着她。

原来,叶霓因为一大早修理工说的话,心情坏到极点。到了体育馆,她先是跑到跑步机上狂跑,然后又去练杠铃。她的心里有一股火在上下乱窜,没有像往常那样循序渐进地加大重量,而是一下子就扛起来她以往的极限重量。一阵儿钻心的疼痛从大腿传来,她把杠铃往前一送,后退一步,仰身跌倒在地。

菲利普早晨和叶霓碰面时就发现她的神色不对,一直暗暗地注意着她,看到她摔倒了,赶紧跑过来查看,馆里的工作人员也前来询问情况。叶霓想站起来,可右腿不敢使劲,菲利普搀着她将她扶到一旁的凳子上坐下。

工作人员为她做完检查说她的大腿肌肉拉伤了,所幸并不严重。马上去拿了冰袋放在她的拉伤处。菲利普蹲下,接过工作人员手里的绷带说:“我来吧。”他把冰袋摆正,然后一只手持住冰袋,另一只手将绷带一圈一圈绕着叶霓大腿紧紧地缠了起来。他手的热气一阵一阵沿着大腿的肌肤渗入叶霓的身体,对她肌肤的刺激与肌肉拉伤带来的疼痛,仿佛是冰火两重天,让叶霓忍不住地战栗。

菲利普感觉到了,他温柔地问:“很疼吗?是否需要吃片止疼药?”叶霓抓着他的胳膊,眼泪忍不住

流了下来。她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流泪,只觉得满腹的委屈,满腹的苦楚,却又夹杂着丝丝的甜蜜。

菲利普以为叶霓伤得挺重,对她说:“你等一下,我去把衣服换了,带你到医院去做个详细检查。”叶霓慢慢起身,菲利普把手放在她的腋下架着她往外走。走到门口,他让叶霓在椅子上等着,他去开车。

等到菲利普把车开回来,叶霓已经平静了许多,对他说:“我觉得已经好多了,不用去医院。不过我这样不能开车,也不能去上班了,麻烦你把我送回家吧。”

菲利普说:“你的腿伤了,回家以后活动起来也不方便,我有一次也拉伤过大腿肌肉,医院给了我一个拐杖,我拉你到我那里去把拐杖拿上,有了拐杖,你活动起来就方便多了。”

叶霓看他,点头说好。

于是,菲利普就拉着叶霓回到了他的住处,一个一居室的公寓。他搀着叶霓进了屋,扶着她坐在客厅的沙发上坐下。

菲利普起身先帮叶霓倒了一杯冰水,又去冰箱里拿出了冰袋。

他蹲在叶霓身前,细心地把她腿上的包扎打开,取出了融化的冰袋,因为已经处理得及时,患处已经看不到红肿。他用手按了按患处,叶霓忍不住轻轻呻吟了一声。

菲利普抬起头关切地说:“还是很疼吗?”只见叶霓脸色绯红,牙齿咬着下唇,眼睛盯在他放在她大腿上的那只手上。那是一只棕色的布满金色绒毛的大手,连带着的精壮的小臂,在叶霓白皙的大腿的衬托下,好像是一幅静物素描一样,充满了阳刚的美感,还有张力。

菲利普顺着叶霓的视线看去,他的眼睛微微眯了眯,眼神变得深邃起来,他的手稍稍用力,抓住了叶霓的小臂,然后他抬头看向叶霓。

叶霓也看向他,他们两个人的视线胶着着,难以分开。

菲利普的手从叶霓的大腿上慢慢向上移动,拂过她丰满的只着一小背心的身体,覆上了她的脸颊,他两只手捧着叶霓的脸,头慢慢向她的靠近……

从此,早晨的锻炼时间,变成了他们两人的幽会时间。她看到了外面的世界,她可以选择其他的生活方式。可是,还有晓麟。那个对父亲充满了依恋的孩子,怎么忍心让他小小年纪失去父亲的陪伴?叶霓的人生再次走入了迷雾之中。